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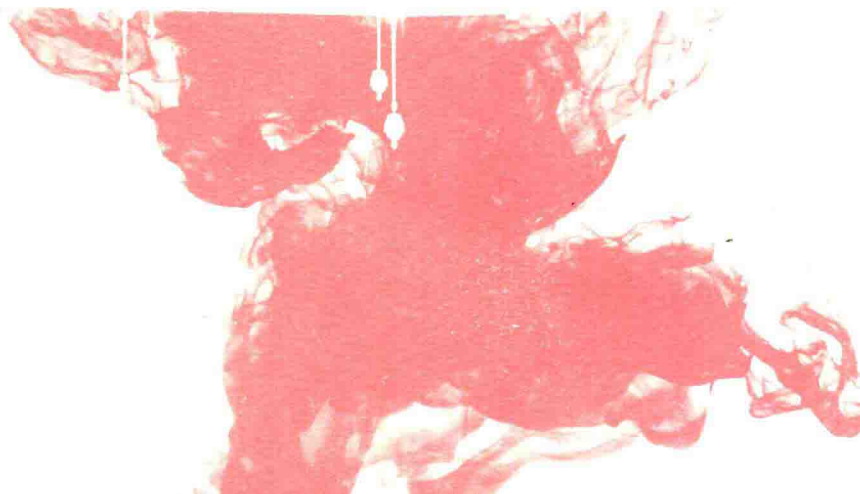
玉带桥

(下)

梅斌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玉带桥

(下)

杨斌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带桥: 全3册/梅斌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02-012215-8

I. ①玉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8203 号

责任编辑 刘 宇 王永洪

装帧设计 崔欣晔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0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43 插页 6

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15-8

定 价 82.00 元 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第五十二章

狄安娜真的去问吴梦阳，才知杜小丽没有打诳语，吴梦阳的确画了许多幅 8 人圈，而且真的全都销毁了，片纸不存。他真的在构思一幅别致的《八骏图》，满脑子里都是八骏画山的奇观，只是尚未动笔。狄安娜问：“是不是按逆时针方向画成圈圈？”吴梦阳未置可否，但他显然如杜小丽所言，对圈圈的构图很感兴趣说：“圈圈是国粹，中国的国粹就是圆圈。”狄安娜听了，大受鼓舞说：“太极图就是中国的国粹，太极图就是个圆圈圈，是两条美人鱼交尾构成的圆圈。公鸡爱母鸡，母鸡生鸡蛋，鸡蛋出小鸡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就是个循环的圆圈。几千年来，古今中外的哲学家，都没有解开这个谜。其实，就像太极图上的阴阳纠缠在一起，原本就是个解不开的圆圈。佛家说轮回，也是个圆圈，是生死之间的圆圈。”吴梦阳有点好奇地问：“太极图上的鱼是美人鱼？两条美人鱼是在交尾？”杜小丽说：“瞎掰，就是鱼，哪儿来的美人鱼。”至于两条鱼合抱是否在交尾，谁也说不准。因为自古以来，两条鱼的末端都没有画出性器官。

三人相视一笑，各自心领神会。吴梦阳说：“太极图是智慧的原始，由太极图而太极拳，由太极拳而太极推手。还是鲁迅先生解得妙，官场也好，商场也好，内政也好，外交也好，开口便说，今天天气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就是跟你兜圈子，是太极推手的最高境界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洋鬼子喜欢签字，中国人喜欢圈阅，就是在传阅的文件上画圈圈，你画一个，我画一个，看谁的圈圈画得圆，实在是个好主意，与阿 Q 画圈圈同理，浓缩了人世间的精华。”杜小丽说：“国事无趣，清谈为妙。说说老子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一就是一个点，就是个圆圈，是个缩到无穷小的圆圈。像不像宇宙大爆炸？高深莫测？洋鬼子研究了两千

年，顶不上老子的一句话，早就说明了，一句顶一万句。”狄安娜说：“地球是个圆圈，月亮是个圆圈。皮球是圆的，也是个圆圈。如果弄个方形的，或是三角形的，就没有体育了。体育场里的跑道，就是一个圆圈，而且是个无穷远的圆圈，沿着这个圆圈跑，一直跑下去，永远没有终点。像不像太极图里的鱼，转来转去，没完没了？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产物。所以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徽画了五个圈。”吴梦阳说：“日出日落，月盈月亏，天晴天阴，海潮海汐，忧喜聚门，吉凶同城，苦尽甘来，乐极生悲，宦海浮沉，财运盛衰，生死聚散，荣辱祸福，福祸无常，互为因果，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，乃至吃喝拉撒，吐故纳新，光棍的想成家，成家了想离婚，土鳖想变成海龟，海龟想叶落归根，世俗间吵吵闹闹，熙熙攘攘，纷纷扰扰，简直就是个迷人眼的万花筒，其实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《好了歌》，转来转去，就是一个圆圈。好了，好了，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，好到最后，一了百了，总归是个了，了就是个零，零就是个圈，就是个圆圈圈。”

狄安娜提了个问题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她说：“曹雪芹是用汉语写作，才能将‘了’字发挥到极致，若用满文写作，也能写出《好了歌》么？汉语里，了便是完，了便是无。满语里，了也是完，了也是无么？”吴梦阳和杜小丽面面相觑，摇摇头。狄安娜说：“反正法语里没有这个‘了’，在法语里，‘了’只是一种时态，即动词变位之后形成的完成时。实在要做具体的陈述，只有‘结束’、‘完成’、‘已经’之类的词汇。中国人说吃了，喝了，干了，死了，只要在动词后面加个‘了’，就表示动作完成了，是世界上最简便、最实用的语言。法语则必须将千千万万个动词进行变位，变成各种各样的完成时，像简单过去时、复合过去时、未完成过去时、愈过去时、先过去时、最近过去时、过去的最近过去时，才能表达‘了’的意思，发誓要把人累死不可，渐渐变成贵族式的炫耀，所以法国人从非洲撤走之后，这个世界上愿意学法语的人越来越少‘了’。”杜小丽说：“曹雪芹岂能不懂满文，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有许多现象可以佐证。比如，曹雪芹故意将南京和北京混淆，明明号称金陵十二钗，一个个却睡在北方的炕上。为什么没有把满文跟

汉语混淆，像托尔斯泰那样，写书到处点缀法文，以增显贵族的派头，可能还是有汉语情结，说到底还是汉人情结，骨子里深埋着奴才对主子的恨。曹家毕竟是包衣出身，不是正宗的旗人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有道理，不过，为什么要凑成十二钗，而不是金陵八钗？”

杜小丽最近看了许多不同版本的《周易》，尤其沉迷于《十翼》，眼光自然远了些说：“八钗十二钗，无可无不可。一个是八进制，一个是十二进制。过去还有十六进制，所谓半斤八两，就是十六进制，现在改为半斤五两。笼而统之，大体都是一个意思。金陵八钗，金陵十二钗，金陵十六钗，都可以。就看作家即兴发挥，兴之所至。八进制的始祖，大概可以说是中国的八卦，这就是《周易》的思维方式。中国处于北半球，四季分明，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是循环思维，就像六十四卦，是个大圆圈。你到热带国家，没有春夏秋冬，就不会出现循环思维，不会是个大圆圈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有道理，不过，《红楼梦》为什么是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，而不是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？”杜小丽颇为奇怪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成红学专家了？”狄安娜说：“Tu te moques de moi（你挖苦我，讽刺我）？”杜小丽说：“刚才还说托尔斯泰到处点缀法文，显摆贵族派头，自己倒拽上了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我的汉语就那么回事，你还不了解，跟莫尼卡一样，平日不紧不慢，说得倍儿棒，一旦急了，硬是不来词，刚才愣是想不起来挖苦怎么说。”

杜小丽说：“说你成了红学家，怎么就是挖苦人？又没说你成了汉学家。”狄安娜说：“说我成了汉学家，那是骂人，说我成了红学家，那是挖苦人，这仅仅局限于我本人，不涉及其他人，对我来说，有本质的不同。我不通汉语，成了汉学家，那不是骗子吗？红学家不同，红学家并不骗人，而是用母语研究古文，以今人之心揣摩古人之意，无论如何，总归有些心得。就像莎士比亚的莎学家，也组成一个庞大的集团，东西辉映，成为世界上两大显学。只是，先有莎士比亚，后有莎翁剧。先有莎翁剧，后有莎学家。同样，先有曹雪芹，后有《红楼梦》。先有《红

楼梦》，后有红学家。自乾隆以来，曹雪芹解决了无数文人的生计，许多人的就业问题，就是靠了曹雪芹才得以解决。红学家再努力，总是附属于别人，在别人营造的圈圈里打转转。我生性浮浪，东跑西颠，坐不下来，所以不喜欢做研究，更不喜欢做研究别人的人。”杜小丽说：“有意思，你喜欢做啥？”狄安娜说：“与其做研究别人的人，不如做被人研究的人。”杜小丽不甚惊讶道：“妙哉！这可不是凡人说的话，只是有点耳熟，像是听谁说过。你不喜欢做研究，倒比那些红学家更会钻牛角尖。”

狄安娜说：“所以，红学家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《红楼梦》为什么是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，而不是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？”杜小丽不假思索说：“《红楼梦》之所以是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，料想是曹雪芹成年之后，穷困潦倒，家徒四壁，现实生活中没有女人理他。曹雪芹写的是一群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，读者应当反过来读，实际上是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，是男人围着女人转的翻版。不然，怎么会说，女中豪杰，巾帼不让须眉？文学家也好，艺术家也好，大体都在步曹雪芹的后尘，平时没有碰到过女人勾男人，就梦想虚幻的世界是这样，大同小异，都如此演绎。所以男人写小说，总是女人勾男人。俗话说，缺什么，梦什么。写小说的缺什么，写什么。拍电影的缺什么，拍什么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越是吃不到，越是想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其实就是潜意识里的愿望，就是渴望中的理想世界。自古以来，穷书生都喜欢编派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幻想在睡梦中与美女厮混。《西厢记》里的崔莺莺自荐枕席，投怀送抱，就是文人酸梦的典型。本来，现实生活中只有男人扑女人，哪有女人追男人？女人像只骚母狗，朝男人身上扑，不是妓女拉嫖客，就是文人做骚梦，自得其乐，自我陶醉，觉得在梦里骚一回，比什么都舒服。其实，只不过把男人内心想看的、想说的、想干的，形象地写出来，画出来，拍出来罢了。”

狄安娜不以为然说：“照你这般说，我们都成骚母狗了？”杜小丽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赶忙纠正说：“仅指中国人，不论洋鬼子。可别对号入座，

洋鬼子经过性解放，女人大彻大悟了，朝男人身上扑，原是题中应有之义，不足为奇，否则，便是革命不彻底。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，把皇帝老儿都杀了，有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，至今还留着个尾巴，不是保留着皇帝，就是供养着女王。”狄安娜两手交叉说：“暂停暂停，扯得太远了。”杜小丽说：“说一千，道一万，人就是个贱东西，是不能也，非不想也。佛家说，人的肉身就是一个臭皮囊。所以很多小说，很多电影，便越俎代庖，自作多情，痴人说梦，想入非非，就是西方所谓潜意识，把不能变成梦想，心底里希望梦想成真。写小说就写得特别骚，拍电影就演得特别骚。洋鬼子明骚，中国人闷骚。无梦不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狄安娜惊讶不已道：“噢啦啦，我认不得你了，怪不得她们都说你表里不一，一不留神，就出语惊人。”杜小丽冷艳一笑说：“不是出语惊人，是把这个道理说透了。艺术同理，绘画也一样，只要是表现本能的性意识，一丝不挂能吸引人，一点不露也能勾人，藏而不露，雾里看花，也许更有一种神秘感，是裸体艺术的更高境界。这跟法语和汉语里的 Merde（他妈的）很相似，‘他妈的’后面隐藏的是女人的性器官，可是偏偏没有准确的说明，不像现代北京人言必呼傻×那样裸露，那样火暴。”

说着，翻开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说：“鲁迅先生早就看破了，他干脆写了篇《论他妈的》说，‘下等人’还未暴发之先，自然大抵有许多‘他妈的’在嘴上，但一遇机会，偶窃一位，略识几字，便即文雅起来：雅号也有了，身分也高了，家谱也修了，还要寻一个始祖，不是名儒便是名臣。从此化为‘上等人’，也如上等前辈一样，言行都很温文尔雅。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，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，所以又有俗谚，说：‘口上仁义礼智，心里男盗女娼！’他们是很明白的。于是他们反抗了，曰：‘他妈的！’……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：或表惊异，或表感服。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，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：‘这不坏，妈的你尝尝看！’那父亲回答道：‘我不要吃，妈的你吃去吧！’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‘我的亲爱的’的意思了。鲁迅先生没有论‘他爹的’，是因为俗语里小弟弟远比小妹妹勇敢，男人的性器官从来不避嫌，那一个字是直呼其名，完全暴露的。所以女人的性器官在中国历来是点

到为止。口是心非，心里男盗女娼，口上仁义礼智，原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。美梦成真，只能托作家代言，托画家代画，托演员代演。写出潜意识，画出印象派，拍出白日梦，在西方已经司空见惯，连小孩和保姆都听烦了，看腻了，在中国却还是前卫之争，属于学术探讨的范畴。”

狄安娜说：“只要是表现蓬勃的性意识，就没有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区别。男女关系，本来如此，说穿了，不是他贱，就是她贱。中国人自称传统，自称保守，这个不能，那个不能，还是你说的一针见血，不能，并不是不想。越不能，越想。以前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女人不能跟男人说话，女人不能跟男人写信，女人不能跟男人借物，女人不能跟男人约会，其实，骨子里反而更浪，更骚，更无法无天。艺术作品中，男人追女人，是生活的重复。女人追男人，才是潜意识的展现和夸张。”杜小丽说：“我也认不得你了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换你是曹雪芹，你想怎么写？”狄安娜大言不惭说：“换我是曹雪芹，让我来写，我肯定写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。”杜小丽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思维？”狄安娜说：“不光是我的思维，可能是西方的思维，两者视角不同。你想想，洋鬼子写的书，像《茶花女》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……不都是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转吗？”

杜小丽慨叹道：“其实，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社会是人的社会，艺术家的根本是表现人，人分男女，男女分阴阳。《易经·系辞上传》第五章：‘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’说的就是对立统一规律。跟华尔兹舞一样，阴阳合抱，转圈，互为依存，缺一不可。只是转的花样不同，最典型的花样，就是转8字，转到最后，还是回到原处。立交桥上可以转双8字，好像编中国结，转了四个圆圈，最后还是回到原处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所以老子曰：‘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’真正是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一点也不假。中国人喜欢太极，喜欢圆圈，喜欢八卦，喜欢8字，这些我都喜欢，而且喜欢像吉卜赛人看手相一样看8字。你看，8字是两个转盘，只有将8字转完了，才能转回到原处，天上转一圈，地下转一圈，像不像佛家的轮回？8字是由两个圆圈组成。一个圆圈代表一个卵子，一个

卵子代表一个女人，像不像一个男人同时跟两个女人转悠？所以，8个女人是男人的命。反之亦然，根据阴阳对应，相反相成的原理，一个女人同时也得跟两个男人转悠，8个男人是女人的命。当然，这个8字只是个比方，就是表示众多的意思罢了。12个女人，就不行了，转不回来，虽然12代表了四时的更替。”

杜小丽不以为然说：“12个女人怎么转不回来，你干吗转8字，手拉手围成个大圆圈，抬左腿，朝左转，按顺时针方向旋转，不就转回来了？”狄安娜双手一拍，恍然大悟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曹雪芹写的是金陵十二钗，原来跟金陵八钗是一回事。那他转起来，就没完了，即便三头六臂，也得累成药渣。难怪要分为正册、副册、又副册，阿弥陀佛，是应付不过来。”杜小丽打断她说：“喂喂，十二钗不都是贾宝玉的老婆，想哪儿去了？”狄安娜说：“不过，这都是中国人的思维，就是你说的，是《周易》的思维方式。中国处于北半球，四季分明，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是循环思维，就像六十四卦，是个大圆圈。热带国家没有等分的春夏秋冬，就不会出现循环思维，不会是个大圆圈，不会出现六十四卦，也不会出现六十甲子。”

杜小丽心想，一个洋鬼子，用迥然不同的眼光，来打量中国的国粹，原来可以生出如此精彩的比较，难怪近亲繁殖不好，私生子聪明过人。外国人称赞中国的《易经》，中国人便窃喜不已，以为自己是二进制的祖宗。其实不然。中国人的二进制是很无意识的，并不都是二的N次方，而是跟三进制、四进制、五进制、六进制、七进制、八进制、九进制、十进制、十二进制、十六进制混杂在一起。《周易》的卦上，阳为九，阴为六。四季分明，便是三进制，三四一十二，将四时分分为十二个月。梁山泊盖庙宇，建祠堂，塑神像。黄金殿上，塑三十六员天罡正将；两廊之内，列七十二座地煞将军。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，就不是二进制。最讲究阴阳之道的，莫过于太极拳，但是，二十四式太极拳、四十八式太极拳、八十八式太极拳，都跟二进制没有关系。倒是有组三十二式太极剑，是二的五次方。最可乐的，是八十八式太极拳，什么进制也不是，

它就是个双8字。几乎所有的太极拳套路，都跟8字相关。太极拳的一招一式，都在画圆圈，都在转8字，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。所以，中国的国粹，并不是二进制，而是太极，是圆圈，是8字。尤其是八字转换为阿拉伯数字8之后，它便与阴阳合抱的太极图、以及六十四卦的大圆圈不谋而合，成了转圈与轮回的图示，成了包容万象的“万能字”。

狄安娜对“万能字”的定义赞不绝口，她把杜小丽拉到走廊上，站在电梯口，将电梯的显示器擦拭干净问杜小丽：“你使劲看，显示器里面所有的信息都红了，是什么？”杜小丽看都不看说：“88。”狄安娜说：“对了，88，就能显示01—99全部楼层，一个8字，就能转换成0—9任何一个阿拉伯数字。岂止中国，全世界都把8字当成了万能字。我崇尚8字，不是封建迷信，不是形而上学吧？所以，我不明白曹雪芹为什么写金陵十二钗，而不是金陵八钗。如果换我写，我就写成金陵八钗正册A、正册B，金陵八钗副册A、副册B，四八三十二，总数不多不少，也是三十二个女人。况且十二钗正册里，有几个原是凑数的，并不够格。”杜小丽微微一笑说：“我知道你的理论，就是一个男人命中得有32个女人，得跟32个女人周旋，当然，这32个女人并不都是性伴侣。反之亦然，根据阴阳对应，相反相成的原理，一个女人命中得有32个男人，得跟32个男人周旋，当然，这32个男人并不都是性伴侣。不多不少，二的五次方。总之，是正宗的二进制。”狄安娜笑了说：“二进制就二进制吧，最基本的，是一分为二，一个男人跟两个女人转圈圈，一个女人跟两个男人转圈圈。转来转去，就转成了8字。所以，8个女人是男人的命，8个男人是女人的命。8字只是个比方，无非是表示众多的意思。你是转圈圈，还是转8字，还是跟32个男人周旋，统领正册A、正册B，兼管副册A、副册B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杜小丽说：“什么正册、副册，A册、B册，都留着给你享用吧，你壮如母牛，摧不垮的，我反正没那么大本事，跟32个男人作战，岂不要把我累死了。”说罢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。

狄安娜相信一种论调，《红楼梦》是作者对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感到彻底失望，所以自比女儿国里的成员。他在女儿国里寻找自己的影子，

找来找去，没有找到跟自己对应的女人。只是在空灵殿上，看到一个仙子，乃是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，十分感兴趣，来无影，去无形，跟自己五湖四海的漂泊，颇为相似。可惜，警幻仙姑只授云雨，不行人事，像个媒婆，或是拉皮条的，又觉得相去甚远。及至看到警幻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之中，一位女子在内，其鲜艳妩媚，似乎宝钗，风流袅娜，又如黛玉，方才欢喜。警幻说得好：好色即淫，知情更淫。是以巫山之会，云雨之欢，皆由既悦其色，复恋其情所致也。贾宝玉初试云雨情，梦里梦外，与秦可卿是恍恍惚惚的意淫，与袭人则是真刀真枪的实战。狄安娜素有贵族气，怎肯自比丫鬟袭人，于是常自比似宝如黛的秦可卿。并且自作多情，模模糊糊记得，一次吴梦阳在她身边发出梦话，便是“可卿救我！”陆戎芳多次嘲笑她：“不伦不类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哪有体壮如牛的秦可卿？你就整个一个卡门。”狄安娜分辨说：“怎么不像？秦可卿是从育婴堂抱回家的女儿，性格风流，色胆包天，我也是在修道院里长大，凡事不能看表面，要看实质。”

后来，莲花听说狄安娜胡乱将自己比作秦可卿，觉得不着边际，十分滑稽，反倒说：“杜小丽有点像秦可卿。”周晓霞说：“此话有理。”周晓霞说话特别冲，她看陆戎芳和杜小丽，一看一个准，可谓入木三分。她很赞许莲花的眼光说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莲花一定是摸准了杜小丽的脉搏，杜小丽深不可测，表面上温文尔雅，骨子里万种风流。”狄安娜再读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，发现《红楼梦》原稿第十三回原来的回目は：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”，由于脂砚斋的建议，将描写奸情的文字全部删去，改为隐笔暗写，回目也改为：“秦可卿死封龙禁尉”。可见，天香楼不是一般的去处。一天，狄安娜心血来潮，去王府花园找杜小丽，无意中抬头一看，花园上方一块醒目的匾额，上面题写“天香庭院”四个大字。据说，是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所写，匾上没有允禧的名字，却有允禧的印章。不由得惊叹其巧合。于是，在暗中观察杜小丽是不是有点像秦可卿。不想此事让杜小丽知道了，她的脸憋得像一块红布，来找狄安娜骂道：“你疯了？什么好人不比，偏偏把我跟秦可卿相比。”

狄安娜笑道：“秦可卿有什么不好？鲜艳妩媚，似乎宝钗，风流袅娜，又如黛玉，是钗黛合一的美人，是曹雪芹潜意识中宣泄性欲的梦中人。世人将秦可卿说得污浊不堪，对秦可卿二美合一视而不见，其实根本不懂曹雪芹的内心世界。从警幻仙子到秦可卿，不过是把人的性意识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罢了。就是你说的，自得其乐，自我陶醉，在梦里骚一回，比什么都舒服。就是想入非非，把不能变成梦想，心底里希望梦想成真。无梦不骚，不正是痴人说梦的本义么？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杜小丽竟无言以对。

狄安娜说：“在曹雪芹时代，中国的有神论大概破得差不多了，觉悟的思想界应当崇尚无神论。可是，曹雪芹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梦幻飞天，写了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，写了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，写了个仙寿恒昌的通灵宝玉，写了个放春山遣香洞空灵殿上的太虚幻境，写了个领班的仙子警幻仙姑，写了个神人合一的美女秦可卿，将潜意识里的东西一股脑儿放在虚幻与梦幻之中。单就这一点，《红楼梦》虽然后出，却不如《金瓶梅》领先，《金瓶梅》不只是在梦境里兜圈子，它是干脆赤裸裸地演示给众人看。但是，究其本义，两者在心灵上是相通的，他们不追求该怎么做，不该怎么做，而是体现想怎么做，就怎么做。就像现代电影，想怎么拍，就怎么拍。就像美国人把法国人新浪潮的东西偷去，不追求该怎么做，不该怎么做，而是改为能怎么赚钱，就怎么做。所以，法国人的新浪潮启迪人的心灵，美国人的大浪潮震撼人的心魄。”

杜小丽说：“所言甚是。小说家的写法也应当如此，不要有那么多的理论框框，想怎么写，就怎么写。也不一定拘泥于小说，大凡艺术家所为，都应当如此，珍惜并坚持特立独行的人格。画家尤甚，应当想怎么画，就怎么画。这个道理虽然简单，实践起来，往往却成了危言耸听，充满艰难险阻。所以要大讲特讲，反反复复地讲，不厌其烦地讲，直到深入人心，形成习惯势力，对艺术家前卫、敏感、脆弱的心灵产生深度悲悯，使艺术家的灵光乍现的火花在民众中，至少在思想界，成为强势，而不是弱势，可以随意凌辱，随意践踏。当然，大胆的思想界，不怕死的艺术家，自古有之，烧死的，砍头的，投水的，跳楼的，开枪自杀的，上吊抹脖子的，古今中外不乏其人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言，我们从古以来，

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这些‘脊梁’级的思想家、艺术家，或天马行空，或踽踽独行，总之，都能摆脱万物的挂碍，自由自在，往来于天地之间。如果不用请命，不用舍身，免于血光之灾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一个个安安全全的，都能寿终正寝，岂不是更好？”

狄安娜拍手称快说：“果能如此，吴梦阳便不必亡命天涯，不必躲进深山，可以安安心心画他的《八骏图》了。”杜小丽说：“躲进深山，也有躲进深山的好处。听杏花说，他在竹林书院的山洞里遍览古今中外名画，埋头钻研了三个月，有许多惊世骇俗的作品，只是不肯展示给世人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此言不假，杏花说她已将山洞里的画带到北京，只是不敢声张。”杜小丽一听大喜说：“既已如此，何不拿来一睹为快？”狄安娜说：“但不知存放在何处。杏花这次来京，碰到你妹妹，仿佛一见如故，做什么都避开众人，两人偷偷摸摸，跟做贼似的。兴许她又捣鬼，藏在什么地方连吴梦阳也不知情。”杜小丽说：“我心里有数了，我去找小芳，一问便知。”

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件天大的事，让杜小丽感伤不已。照谭小红的口气便是，陆戎芳的老爸陆天楚被“抄家”了。杜小丽不但惊讶陆戎芳自食其果，而且本能地担心自家前途，生出一丝兔死狐悲的情绪。一叶落而知秋，陆家早有风吹草动，陆戎芳不可能不知情，至少不会没有一点预感。她之所以加快出国的步伐，趁早一走了之，看来也为形势所迫。上文提到，陆家与杜家是世交，陆戎芳的父亲陆天楚与杜小丽的父亲是战友，杜小丽的父亲曾是陆天楚的上司。自从调任北京，杜家慢慢失势，底气逐渐不足，杜小丽素有自知之明，平日里也便不如陆戎芳神气。但是，老虎困扰，虎威犹在，加之她的母亲是陆家畛人，跟陆戎芳的父亲陆天楚是亲戚，杜小丽还是能拐着弯儿多些特权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，母亲就悄悄告诉她，陆家要出事了，要出大事了。这都是陆戎芳那个死丫头惹的祸。杜小丽听了，不以为然，她跟父亲的感觉相同，陆天楚失足落水，陆戎芳不过是从他背后多推了一把。用她的语言就是，陆天楚这只大船洞穿下沉，陆戎芳的胡闹，不过是压沉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现在，这根稻草即将变成苦航一苇，漂洋而去。纵然有洋鬼子保驾护航，也觉得前途未卜。

前文提到，周晓霞在外语学院读书时，温玉树常去找她，两人好上了，由此认识周晓霞的同学常立春，常立春的好友徐光达在北大经济系读书，两个少年得志的年轻人都在部队大院，他们好像个小“四人帮”，抱成一团。常立春回南京进了外事办，后来转到财经委。徐光达回南京进了发展办。后来，二人都绕回京城，进了大机关，一直官运亨通。有一段时间风声四起，追查官场走私案，据说总头头便是徐光达。自从他们跟老太婆魏兰英绑在一起，便形成一个影子内阁，即所谓 1+2 的“铁三角”，由曹涤龙具体操作；在京城上下打点，则靠徐光达、常立春。曹涤龙从人间蒸发之后，“铁三角”便成了“二人转”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俩走南闯北，狼狈为奸，演出了一场大闹剧。京郊西山别墅案败露后，谭小红跟常立春大吵，扬言要去告发他“贩卖军火”，不久，常立春突然自杀身亡。常立春死后，京城四少不但没有散伙，反而提高了档次，改为宋丹秋、黄一夫、徐光达、贾崇洋，由“三爷”亲自统领。本来，京城四少之中，数黄一夫英俊潇洒，是个有名的白马王子，后来成为黑手党的首领，别号老大。但黄一夫万变不离其宗，始终是宋丹秋的下线，即便成了老大，也得听“三爷”的。

所谓“三爷”便是宋丹秋，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娃，人称小姑娘奶奶。宋丹秋在家排行老三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她的生母也遭遗弃，经历有点像吴梦阳，偶尔扮作女佐罗，系一领秋红披肩，以剑侠自居，自我欣赏。外表风流倜傥，内心残忍无度。也有人说，常立春死后，宋丹秋的表妹何三姑回来暗中接替常立春，但是从未露面。总之，京城四少变为三男一女，平添了不少艳色。人们在街头巷尾谈论时，更是津津乐道。与此同时，那个小“四人帮”反倒生疏了，彼此很少来往，以至名存实亡。老太婆麾下的“二人转”只剩下徐光达，一个人唱“独角戏”。这个徐光达，可不是等闲之辈。他虽然身在京城，却经常出入香港澳门，不时潜入西南边陲。过去常立春接手的案子全部转到他的名下。非但如此，徐光达还打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内部消息。原

来，吴梦月和吴梦阳是哥俩儿，吴梦月的父亲，即威震一方的老将军吴子岳，也是吴梦阳的生身父亲。老太婆魏兰英得知后，不大相信，跑去问陆百灵。她经常听陆百灵念叨“子越、子越”，弄不清是“子越”，还是“子岳”。陆百灵拿着吴子岳的照片问丈夫温彪，温彪一看便认出说：“没错，这不是我的老首长嘛。”你道为何？原来，在战争年代，温彪当过吴子岳的警卫员，正因为如此，温彪虽然一直在地方公安局混事，与陆天楚和杜小丽的父亲关系都不错。

据说，吴子岳年轻时，原名吴子越，不是岳飞的岳，而是越国的越，吴越的越。参加革命后，自己改名叫吴子岳，改为岳飞的岳。如今，外面人叫他吴子岳，老家的族谱上仍叫吴子越。他们老家出将军，是远近闻名的将军村，但是，翻开将军村的族谱，在吴子越的名下，却找不到吴梦阳的名字。谁也想不到，辗转迁居到杏花坞的吴梦阳，便是老将军的后人。吴家的老屋被人一把火烧光，母子二人逃亡在外，吴门传奇才在杏花岛一带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徐光达煞费苦心，经过多方求证，从杏花坞到将军村，从将军村到江城，经过陆百灵和温彪对证，终于查到吴子岳遗下的蛛丝马迹。经过汇总分析，原来吴子岳生有三男一女，兄妹四人：老大吴梦月，老二吴梦云（小名二宝），老三吴梦阳（小名三宝），还有一个小妹叫吴梦星。老大吴梦月和老二吴梦云都在战争时出生，解放前便寄养在乡下，不在一个地方，后来，找到吴梦月，却没有找到吴梦云。吴梦阳是解放后出生，他的生身母亲死后，吴梦阳即被送到乡下，由他的姨妈抚养。吴梦月和吴梦阳并非一母所生，而是同父异母兄弟。吴梦月是吴子岳将军原配夫人所生，比吴梦阳大不少。吴梦阳的生母并非正室，而是文工团里一个貌若天仙的美女。这段隐情，此前除了吴梦月，尚无他人知道。吴梦阳的生母也信佛，乡下的母亲却不大信佛。由此可见，乡下的母亲其实是他的姨，并不是他的生母。

吴梦阳虽然也是将门之后，却是个私生子。这个秘密，多年来一直是吴子岳的大忌。因此，当徐光达向吴子岳证实吴梦阳的下落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吴子岳却矢口否认。吴梦阳的生母自杀身亡，吴子岳将他送到

皖南老区，交给他的姨妈代管。如今，唯一可以见证吴梦阳身份的人，便是他的姨妈，偏偏他的姨妈从人间蒸发。他如何能轻信别人？吴梦月的死，可能是传令有误，阴差阳错，老将军闻讯后悲痛欲绝。对冒名顶替的吴梦阳，从一开始便执意抵制，死不认账。他不知道，吴梦阳早就得知他在何处，只不过不屑于跑到西南边陲，去认他这个始乱终弃的父亲。吴梦月在法海寺告诉吴梦阳，他也曾怀疑，父亲为什么待在西南边陲，他的部下有很多人都在北京。因为举家南迁，吴梦月也在西南边陲待过不少年，经常摸枪栓。西南边陲走私军火很凶，什么枪都能搞到。地方缉私部队的首长吴梦月认识不少，洋枪土枪都见过。因为吴梦月的老家就在云南，有军界老爸的背景，涉嫌走私枪支，也顺理成章。怪不得有一段时间，吴梦阳被人怀疑，说他跟枪支走私案有关，其实风马牛不相及。徐光达、常立春两人的父亲都是陆天楚的旧部，后来随同陆天楚从南京调往京城。他们俩自称“叮当响”的穷学生，其实根本不是，而是八旗子弟“小虎队”成员。

长期以来，京城四少（黄一夫、徐光达、常立春、贾崇洋），总瓢把子宋丹秋，甚至京都三老（左天明、赵天清、陶万库），之所以对陆家“三条龙”井水不犯河水，尤其对陆戎芳网开一面，敬而远之，就是因为这个姑奶奶的老爸陆天楚的缘故。所谓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打地洞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风行一时的血统论，老子压老子，儿子压儿子，无论过多少年，都残留在他们的脑海里，根深蒂固。陆戎芳的大嫂、陆玉昆的媳妇胡银凤见多识广，隐隐约约知道不少京都三老的关系，还知道京城四少是群小混混，京都三老是群老混混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却不在京城。陆天楚一直在军界混迹，从南京调到京城，暗中树敌不少。陆戎芳因涉外婚姻放弃军籍之后，陆天楚为此受到牵连。当时正值整编的关键时刻，因女儿胡闹，授人以柄，轰然倒台了，不久便离开部队，但是一切待遇如前。虽然对外严格保密，尤其是外交界一无所知，内部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宋丹秋、黄一夫、徐光达之流年少气盛，更是百无禁忌，跃跃欲试，要在太岁头上动动土。他们越过京都三老，南下调查，顺藤摸瓜，一查，居然查出陆天楚曾在老将军吴子岳手下当过团长。而杜小